

文／羅真聲 圖／哈莫尼安

親嚐主的十架苦杯（五）

保羅說：「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」

信仰
專欄

一生牧養我的神



「一生牧養我的神」專欄，是羅真聲傳道將自己一生與神相遇、蒙恩，引您看見主的大能，讓生命充滿光彩與希望……以及神對他人生的影響——記述下來，為要回報神的大愛，

六、五百公里行軍

營測驗過後不久，1976年10月緊接著是三星期的五百公里行軍。營測驗有砲車可以坐，五百公里行軍就只能用雙腳走路。當時行軍的範圍主要在新竹、苗栗、桃園、臺北縣，從海邊到山區。

意志力？

雖然我的腳經過營測驗好了一大半，但還沒有痊癒，不過行軍的前幾天還可以跟得上。有一天下午在新竹的海邊，吃過晚飯，就往苗栗的山區走；直到天亮仍繼續走，那路程的辛苦可想而知。

除了肉體的痛苦之外，在走路的過程中，也有很多時間可以思考很多事情。我想：人人常說的意志力，我的腳不久之前，很難於行；現在可以跟著大家走，甚至從晚上走到天亮。雖然很苦，還是可以撐到底，這是意志力嗎？



202207版權所有

出現這種念頭，我知道不對，我的腳能夠這樣，就是神蹟，怎麼會是意志力呢？不過出現這種念頭已是不好，主耶穌也要讓我徹底去除這種靠自己意志力的念頭。

走不動了！

從新竹的海邊走到苗栗山區的獅潭，從晚上六、七點走到隔天下午三、四點，前後已超過二十個小時，也走了約六、七十公里。本想在獅潭可以好好休息，想不到吃過晚飯又要馬上啟程。

奇怪！本來跟我一樣落單在後面的有好幾位，怎麼在短暫的休息、吃過晚飯後，體力恢復得這麼快？而我就是不行，越走越無力，意志力不知跑哪去了。怎麼辦？跟不上部隊，在沒有路燈、伸手不見五指의 黑暗山區，我獨自一人要往哪裡去？

首先我跟排長報備，再來就是等營長的座車，因為營長的座車跟我們一起行軍，而他的座車還在後面。看部隊遠去，我帶著槍獨自一人在黑暗的山區，真是恐怖。當兵就是這樣訓練，所以經過了40年，我還是記憶猶新。

營長的座車終於來了，我就趕快擋下來。營長說：「怎麼了？」我說：「我的腳爛了，走不動了！」約一個月前，我還在營房養腳病的時候，營長曾到營房看我的腳，脫口說：「腳爛了！」所以當時我就擋下營

長的座車，說我的腳爛了。想不到營長不理我，車子繼續開走。怎麼辦？既然跟營長報告了，我只好自己一個人留到天亮，再回營房，因為部隊往哪裡去我也不知道。營長的座車開了一段距離就停下來，叫我去坐車。如果把我丟在山區，反而是營長麻煩。

又恢復正常行軍

並不是此後都坐營長的座車。過了那深刻的一夜，隔天回到部隊，又跟部隊一起行軍走路。感謝主！已不再有那種跟不上的現象，恢復得很快，真是奇妙，也不再出現意志力的問題。感謝主！雖然腳沒有問題了，但是五百公里行軍就有很多痛苦的操練。

常常半夜行軍，很想睡又不能睡，還要走路；就在半睡眠狀態下走路，似乎看到了一座村莊，再仔細看卻是沒有。只要有地方停下來，就能短暫地站著睡覺；如果可以躺下，就直接呼呼大睡，不管地上髒不髒。有一次，能有比較長的時間睡到天亮，結果發現不遠處是雞舍，睡覺時旁邊還有雞糞。

有時，攜帶的水喝完了，走路流汗口渴，發現路旁水溝有水，半夜也看不清，不管乾不乾淨，先喝了再說。之前營測驗時，有一位阿兵哥因為攜帶的水喝光了，因為口很渴，當時是白天，雖然知道地上的水是髒的，還是喝了下去，很快就送醫院。

那時天氣已漸漸冷了，但是不停的走路，還是會跟著流汗，所以衣服濕了又乾，乾了又濕。不能換洗、不能洗澡，這套衣服就跟著我三個星期。用平常的生活來看，真是不可思議。

除了幾次夜行軍不能躺下睡覺外，也常有機會搭帳棚睡覺。不過這帳棚很簡單，因為每人的行軍背包都有雨衣，這種雨衣是四方形的，中間有一個蓋頭的凹洞。搭帳棚時，就是把兩張雨衣用樹枝撐起，用繩子拉開，前後各一張雨衣包住，就可以成為四人的帳棚。那時，在山區常常下雨，天氣又冷，但我們就是這樣簡陋地度過。

凡事謝恩

野戰部隊就是這樣的訓練、這樣的生活，對我未來的傳道生活有極大的幫助。想到幹訓班的訓練、營測驗的演習和五百公里的行軍，生活就很容易滿足，再苦的生活也可以忍受。

所以，當我神學院畢業要正式當傳道時，傳道娘要辭去教職，很多人覺得可惜，父親更是堅決反對。我說：「我們的生活簡樸，教會給我的生活費夠用。」他說：「你要蓋一間鋼筋水泥的房子。」我說：「你留下給我的那間木造平房，可以遮風避雨，我已心滿意足了。」感謝主！後來父親也答應了。

當了傳道，有時到國外去，洗澡不方便；就是最近有幾次，我還可以兩三天不洗澡。

保羅說：「我並不是因缺乏說這話；我無論在什麼景況都可以知足，這是我已經學會了。我知道怎樣處卑賤，也知道怎樣處豐富；或飽足，或飢餓；或有餘，或缺乏，隨事隨在，我都得了祕訣。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」（腓四11-13）。

七、部隊的聖誕節

聖誕節是全世界很普遍的節日，尤其是歐美基督教國家更是熱烈慶祝。但是真耶穌教會不慶祝聖誕節，因為不知道耶穌的生日；而且臺灣的基督徒也不多，聖誕節只是生意人的商業行為罷了。想不到當兵兩年，碰到兩次的聖誕節，也給了我一些震撼。

1975年的聖誕節

那年的聖誕節，我在幹訓班受訓；前面有提過那是非常嚴格的體能訓練。可是聖誕夜時，就停止一切訓練，全部集合在平時訓練的小廣場；大家圍成一圈，像開同樂會那樣，特別是跳舞。

當時的部隊沒有女生，我們在小金門也很少有機會碰到當地的女生；可是聖誕夜，那些喜歡跳舞的阿兵哥就很自然兩個兩個跳起舞來了。

當下我就感受到聖誕節對社會的影響力有多大。他們不是基督徒，但是遇到聖誕節，嚴格的訓練單位可以休息辦舞會，就算沒有女生也要跳舞，表示聖誕節的主題就是跳舞，並不是慶祝耶穌誕生。

1976年的聖誕節

這一年的聖誕節，我們的部隊在桃園楊梅。連長事先宣布：「我們這次的聖誕節要邀請外面的女孩子來參加。」表示連長要藉聖誕節玩得盡興，而玩的主題就是跳舞；在金門沒有女生，在臺灣可以找到女生了。

連長私下跟我說：「你要下去跳舞！」

我嚇了一跳連忙說：「我不會跳舞！」

連長回答：「不管那麼多！」

連長以為我是客氣，一直要我去跳舞，因為一百人的連隊大專兵不多，一般人認為大學生都會跳舞，所以連長就是要我去；否則，特地從外面請女生來跳舞，沒有人陪舞，連長的面子會掛不住。

我真的不會跳舞，但是連長又不聽我解釋。如果我去參加，絕不能在旁邊看，因為連長就會叫我下去跳，場面一定很尷尬，我該怎麼辦？

營房的入口24小時都有士官輪流值星，黃昏的時候，我就跟輪值的士官說：「我

幫你值星，你去參加聖誕晚會。」後來，連長看到我值星，知道我在逃避舞會，非常不高興地說：「你怎麼在這裡？」他也不聽我解釋，就說：「你家著火了，也沒有人會管你。」真是啞巴吃黃蓮，有苦難言；但也約略體會到「為義受逼迫」的心境。

大學時代的舞會

1971年，大一新生開學不久，班上就辦了迎新活動。黃昏的時候就到湖邊，也請了附近學校的女學生來參加；天色漸暗，放起音樂就開始有人起來跳舞。在那情境中，我坐如針氈，看著男生女生抱在一起，一直覺得不合乎聖徒體統，社會觀念也是「男女授受不親」。當下我就決定，以後不要再參加類似的活動了。

中原大學是基督教學校，開學時學校就強調三不政策：「不抽菸、不賭博、不跳舞」。表示跳舞違反校規，不適合大學生；可是學校無法約束執行。常常考試完班上就辦生日舞會，甚至教授出錢贊助。

我堅持初衷，想到男女抱在一起不合乎聖徒體統，從來不會想去參加。結果有一次在課堂上，班長當眾說我不合群，不參加舞會；我就不客氣回應：「出污泥而不染。」

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們也當將這樣的心志作為兵器，因為在肉身受過苦的，就已經與罪斷絕了。你們存這樣的心，從今以後就可以不從人的情慾，只從神的旨意在

世度餘下的光陰。因為往日隨從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、惡慾、醉酒、荒宴、群飲，並可惡拜偶像的事，時候已經夠了。他們在這些事上，見你們不與他們同奔那放蕩無度的路，就以為怪，毀謗你們（彼前四1-4）。

那位喜歡跳舞的同學

大四要畢業的那段日子，有一天，我跟一位喜歡跳舞的同學聊天，他竟然說：「以後，我的太太不會在舞會裡找。」言下之意，舞會的女孩子他不喜歡，為什麼？在一起跳舞不是很好嗎？

由此可見人的本性，希望妻子是對自己忠貞的，但也看出人的矛盾，要抱別人的妻子，卻不願自己的妻子給人抱；而這種矛盾現象卻很普遍，難怪要有一個幸福的家何其不易。

與妻子跳舞

我跟妻子都不會跳舞，但是她離世之前，我們卻一起跳舞。為什麼？

2016年3月9日，妻子離世。離世前約一個月，她無力站起來，更無法自己走路；每當她要上廁所或到餐桌吃東西時，我就去扶她起來，再一步一步慢慢走。

有一天，我突然醒悟，這不是跟妻子一起跳舞嗎？開始要扶她起來時，我們就會一起說：「哈利路亞」；再來就是「哈利路亞」慢慢走，而且腳步不能相碰，她右腳往前，我左腳就往後。跟著「哈利路亞」的節奏，一步一步慢慢走，這樣豈不是一起跳舞嗎？

感謝主！傳道娘走了，雖然不捨，卻沒有遺憾，也留下了美好的回憶。
(待續) ✨

